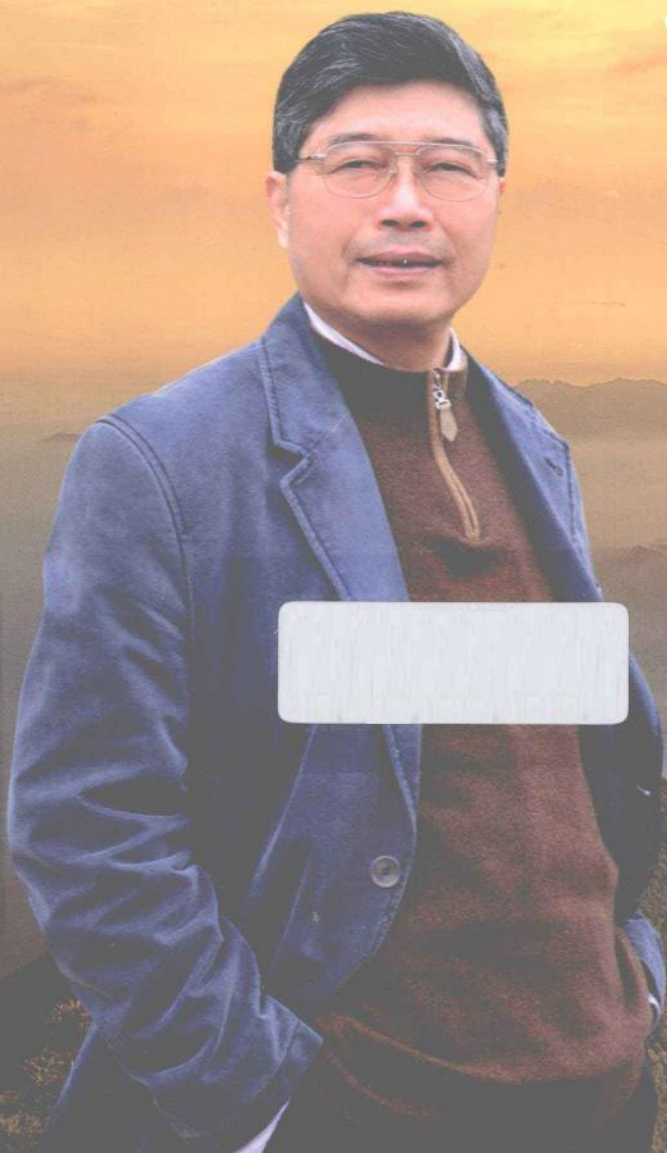


WHERE IS THE WAY

路在何方

◎ 沈者寿 著

- 产业的创新在于经济的自由度
- 文化的创新在于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度



西泠印社出版社

WHERE IS THE WAY

路在何方

◎ 沈者寿 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路在何方 / 沈者寿著. -- 杭州 :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508-0536-1

I. ①路… II. ①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4205号

路在何方 沈者寿 著

出品人: 江 吟

责任编辑: 朱晓莉 徐 炜

责任出版: 李 兵

封面设计: 林智广告

装帧设计: 林智广告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5楼(邮编: 310014)

电 话: 0571-87243279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2年8月第一版 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8-0536-1

定 价: 60.00元

序

沿着与时俱进的思想道路

凌 河

相识沈者寿同志，是在 21 年前——这恰好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前后，中国历史的一个真正的转折时期。

一是 1991 年的夏天，杭州的一家校办小厂“娃哈哈”兼并了一家国营大型企业。这可是在“南方谈话”之前，小平同志还没有动身、还没有发话的“冬寒料峭”之中呀，“筑起反复辟的钢铁长城”的声音还在甚嚣尘上，关于姓“社”姓“资”的大帽子还在到处挥舞。“小鱼”要吃掉“大鱼”，尤其是一家非国营的小企业，居然要“吞并”国有企业，一时之间更是人言滚滚、压力重重，而时任中共杭州市委常委兼秘书长的沈者寿，作为此次兼并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实际上的主导者，更是首当其冲。

就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和胡劲军同志作为《解放日报》的记者，来到杭州，与沈者寿同志和宗庆后同志进行了彻夜的长谈。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处在风口浪尖的沈者寿同志，那一夜谈的都是“小鱼吃大鱼”的辩证法——他说，“小鱼”为什么会吃“大鱼”？经济要改革，国企要转制，该活则活，该“死”则“死”，这恰恰是搞活国有企业的一条规律。事实上，正是“娃哈哈”的兼并，才使一个濒灭的大型企业死而复生，这本身就是“搞活”的辩证法。他说，“小鱼”怎么能吃“大鱼”？在商品经济中，“大”与“小”是相对的，一个市场大、资金足、机制强的“娃哈哈”，难道不是一

条大“活鱼”么？所以兼并实质上是“活鱼”吃“死鱼”。沈者寿同志再三强调，“小鱼”吃“大鱼”，普遍的意义并不在于大家都来推广“娃哈哈”模式，而是作为一种开创、一种创新，它代表了杭州市委市政府勇于探索、敢于开拓的精神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胆略……

这一夜之谈，真有如冬寒中的一团火。我们调查了这个经典案例，回到上海，在1991年12月21日《解放日报》头版醒目的版面，刊出了我写的长篇评论员文章《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和吴晓波写的长篇通讯《百日兼并》。这正是“小鱼”吃“大鱼”一百天的时间。实践尚在检验真理，各种争论如潮涌来，而这篇回答各方疑问的著名评论，大量吸收的就是沈者寿同志的“夏夜长谈”！

二是1992年的夏季，“南方谈话”刚刚结束。照理小平同志已经“一锤定音”，然而坚冰刚刚打破，春来还有乍寒，奇谈怪论并未销声匿迹，居然还有说不要搞新的“两个凡是”的。6月之末，我在上海接到沈者寿同志的电话，他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要“站出来说几句话”。

沈者寿同志要说什么话？这就是他发表在三天后的7月3日《解放论坛》上的署名评论《还是要讲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沈者寿同志针对当时有些人离开“南方谈话”贯穿始终的哲学思想，不懂得掌握分析当今中国改革开放问题的根本“标尺”，从而“如堕烟海、莫衷一是”的现象，鲜明地指出：当前影响大胆改革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就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其实，离开了经济关系，离开了社会生产力，还有什么“政治”、什么“方向”可言呢？他尖锐地针砭：有的人总是从马列本本上断章取义，动不动拿大帽子吓唬人，这种貌似信仰社会主义，实际上根本不懂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若按他们的意见办，结果只能葬送社会主义……这

篇评论，发表在“南方谈话”刚刚结束，在京沪两地的理论界和思想界引起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

最可贵的是，沈者寿同志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忠实践行者，“南方谈话”以后，不管是在主管思想文化的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还是后来在杭州市政协党组书记任中，他一方面坚持小平同志的“不动摇”，另一方面，却没有停留在对“南方谈话”的狭隘的、形而上学的理解上，而是与时俱进地沿着小平同志的思想道路继续，对小平同志最新“破题”的重大命题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索。90年代中后期，沈者寿同志在他的文章和演讲中，再三强调要全面理解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论精髓和实质，发展不仅是指GDP的增长，更是指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的协调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以人为本”，为了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牺牲后代为代价……

我亲耳聆听和亲眼读过沈者寿同志的报告和言论，深深地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与时俱进、应势适变而感动，也明白了沈者寿同志为什么能始终保持思想的青春、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为什么能够不落伍、不保守、不僵化。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路在何方》收集了沈者寿同志近四年来的50多篇时评，倾注了他对新形势的关切和对新问题的思索。我们听一听这些铿锵有力的标题，不论是《人民有权知道官员的全貌》《领导者要学会倾听》，还是《我们不要“被现代化”》《大跃进思维要不得》，更如《就看群众高兴不高兴》《创新有赖于自由度》，所有这些命题，不正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以及出路走向的敏锐而深层的思考与呐喊吗？！

（凌河同志是“皇甫平”文章主要作者，解放日报首席评论员、首席编辑，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说在前头

这本《路在何方》的集子，汇集了近四年来我在报刊和网络论坛上陆续发表的 50 多篇文章，其中大多数是论改革、谈发展的，另有两篇《访谈录》，其实也是讲改革发展的。人们说“三句不离本行”，我说每一个关注着国家前途命运的人们，说话撰文怎么能离得开“改革发展”这个时代的主题呢？

今年是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20 周年。20 年来，我们国家的发展很快，所取得的成就巨大，在国际上的分量已是今非昔比。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与此同时，我们累积的问题也很多，有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危及到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也是无法掩盖和回避的客观存在。深信高层是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和复杂性的，所以先有早几年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和“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之类的自醒，又有近年来向全党发出执政和改革开放等“四大考验”和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大危险”的预警。而邓小平早在 1986 年就发出这样的警告：“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现在，我们离邓小平描述的这种危险情景还有多远呢？

面对这样的状况，一切有良知的爱国者，一切有社会责任感的

共产党人，我想心头必定是沉重和焦灼的。尽管我退休已有十个年头，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但是，关心社会的文明进步，争取人民的幸福生活和国家的繁荣富强，是不以人的年龄大小和是否退休划界设限的，我岂敢偷安懈怠、当起“局外人”来了呢？于是就陆陆续续撰写了这些小文，对改革、发展、稳定以及社会心态、社会风气等等，说出自己的所思所虑、所感所悟，或针砭时弊，或谏言建言。虽然有时候也不免质疑这种书生之见、“纸上谈兵”究竟能起到多大实际效果，但转而一想，这至少也是反映了一种民声民意，尽到了一点匹夫之责。凌河同志为这本集子所作的《序》，最好不过地点出了我结集出版此书的愿望，就是期盼读者朋友们都来深层思考路在何方，使我们顺利平安地越隘过坎，到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彼岸！

作者

序

沿着与时俱进的思想道路	凌河
说在前头	作者

改革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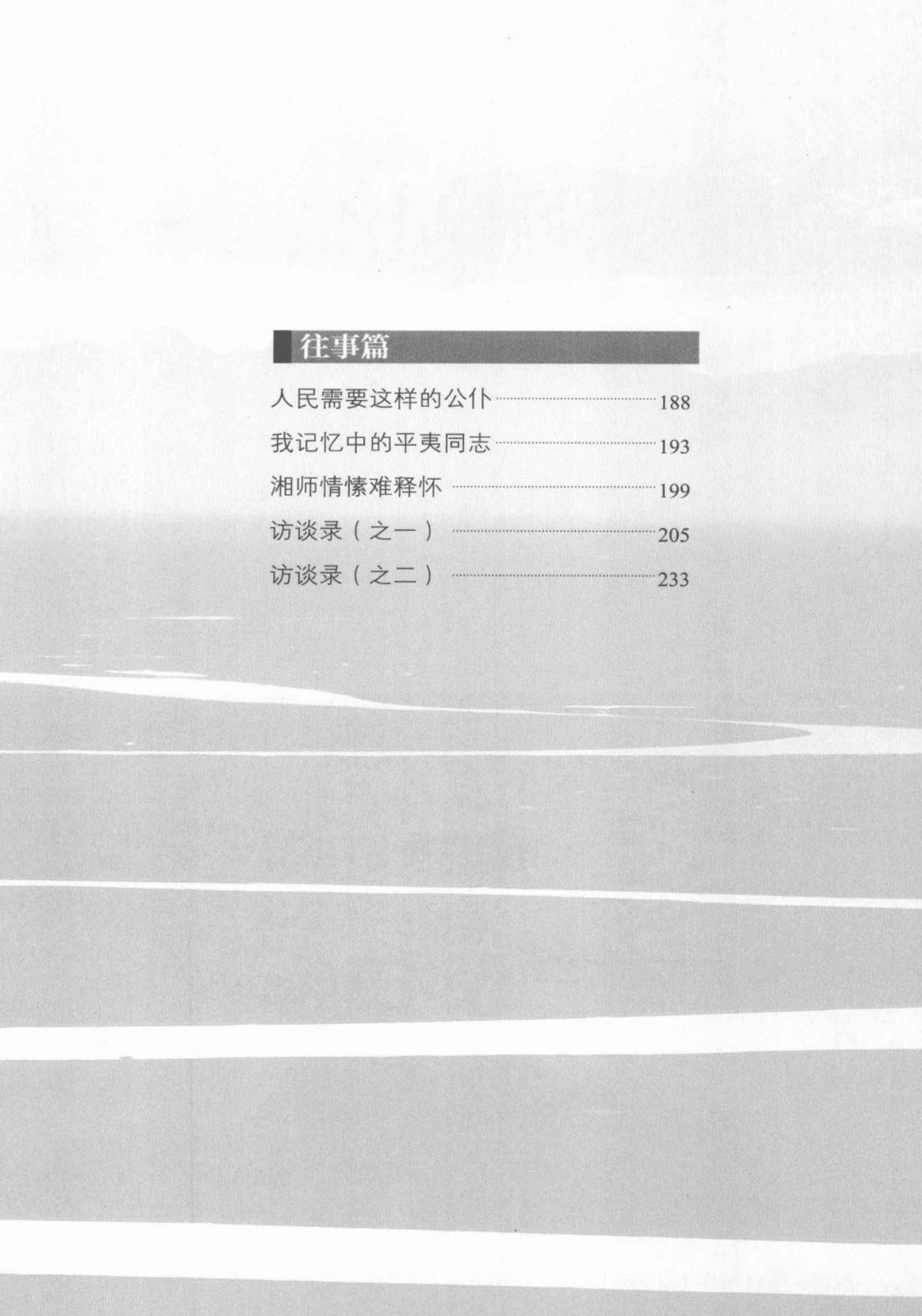
人民有权知道官员的全貌	2
摒弃学历崇拜	6
改革的动力在民间	10
“需要一个反面报告”	14
就看群众高兴不高兴	18
丘吉尔的牢骚全然错了	21
是谁逼走了陈凯旋?	24
创新有赖于自由度	28
“人均数”中藏忧患	31
农民工迎来了曙光	34
长治久安靠改革	37
“政退社进”是方向	41
领导者要学会倾听	45
还是要学点政治	49
不妨冷眼看热门	53
维稳重在权力制衡	57
唯有维权 才能维稳	61

发展篇

还是要讲“两句话”	66
科学没有最后	69
向往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	73
我们不要“被现代化”	77
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三要素	80
站在前列 有所作为	84
不与“老美”试比高	80
财税收入不是越高越好	90
全面建成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社会	93
基本政治制度有旺盛的生命力	100
大跃进思维要不得	107
社区建设要有新思维	111
鲁冠球因何而成功?	115
攀比 GDP 不科学	119

修养篇

清廉来自良好的心理素质	124
假话全不说 真话不全说	131
宠辱不惊徐传化	135
快乐人生在于“通”	138
为“中庸”正名	141
言行不一：人性的一大弱点	144
理想漫笔	147
我们为何要开会	150
时间会说明一切	153
乐观源自平常心	157
这种感恩境界高	160
精诚所至感天地	164
诚信缺失建不成现代化	168
文化人的最高价值	172
领导讲话绝不是高考作文	176
快乐源自豁达	179
人格教育是青少年成材的根基	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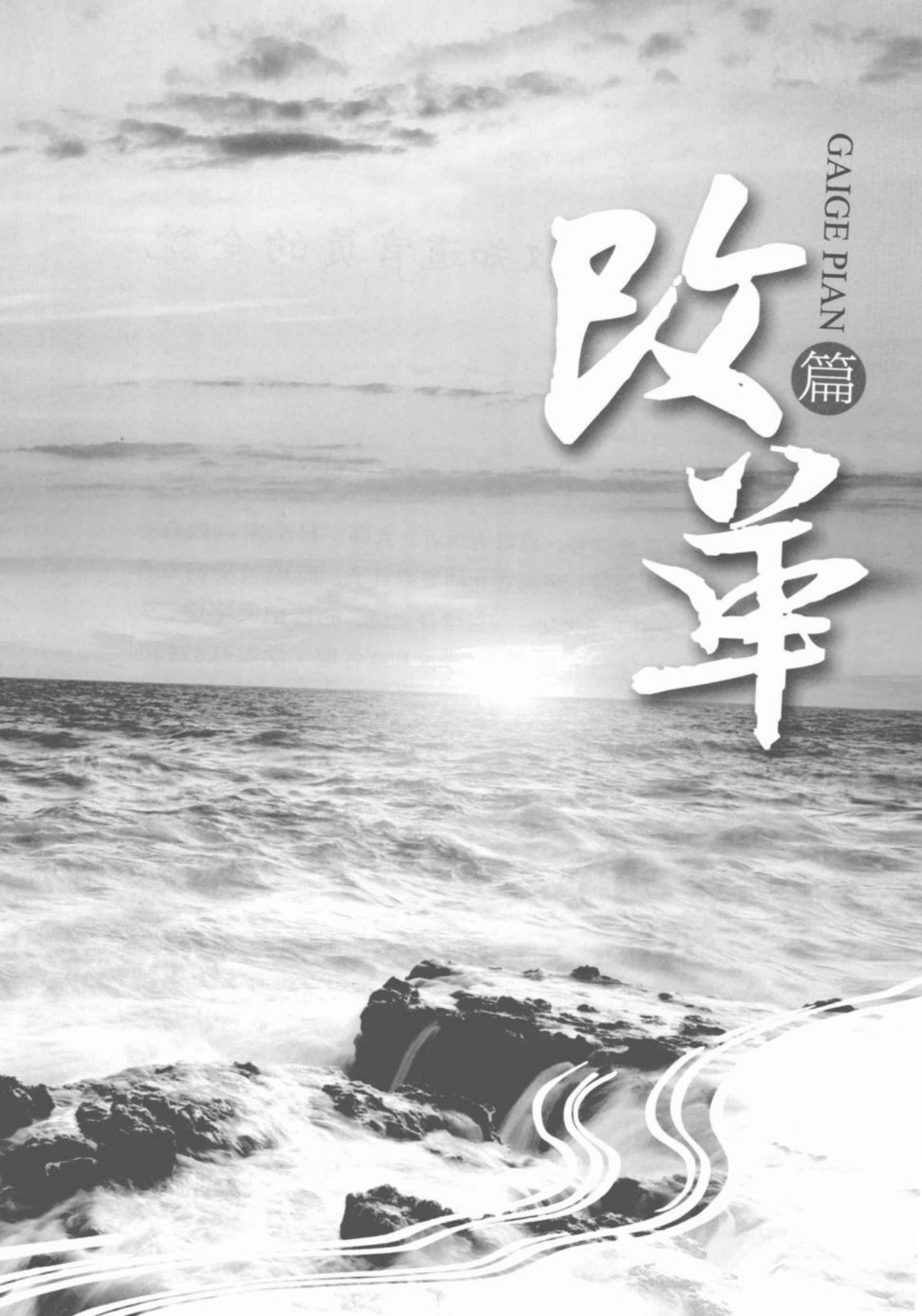
往事篇

人民需要这样的公仆	188
我记忆中的平夷同志	193
湘师情愫难释怀	199
访谈录（之一）	205
访谈录（之二）	233

GAIGE PIAN

篇

改革



人民有权知道官员的全貌

人们有一种思维定势，总以为学者、大师、科学家、教育家往往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而旅美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的传记文字中，却记录了钱学森当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授时发生的种种粗犷、任性甚至于有些“不近人情”的故事。有评论家认为，这才是真实的钱学森，这才是完整的钱大师！

由此想到我们在推荐介绍领导人选时一些不合常情、不符常理的事情。每当遇到省、市、区（县）党政“一把手”易地交流而召开领导干部大会，上一级的领导在向与会者郑重介绍新到任的“一把手”情况时，总是历数履新者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的种种优良品格和出色业绩，给予他比较高的评价。至于这位履新者在过去一二十年的工作生涯中有过什么失误、犯过什么错误，在办事风格上有些什么缺陷或不足，在性格乃至人格上有些什么弱点或缺点，很抱歉，这却是只字没有，片言不提！而在党委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推荐行政和司法官员人选之时，虽然情况稍有改进，但是绝大多数篇幅还是用来介绍这些需要审议任命的官员有如何如何的优点优势和发展潜力，而涉及其不足

之处者则寥寥几笔，一般都是写上“有时工作不够大胆”，“有时脾气急躁”，“讲话注意分寸不够”，“发挥其他领导成员的作用也还欠缺”等几句不痛不痒、无伤大雅的评语。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伟人、名人身上都会有瑕疵，我们的领导干部难道个个是白璧无瑕、一尘不染？我们应当让

人民知道官员的真实全貌，人民也有权知道官员的真实全貌！

为何只有正面的评语而无“货真价实”的负面评语呢？是因为说了负面的东西怕人民不信任、通不过？怕说了官员的不足之处影响威信，不利于他日后开展工作？这些顾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去商场选购衣服，负责任的诚实的营业员会向你一一介绍材质、款式、色彩各不相同的衣服，并逐一比较它们不同的特点、优点和缺点、不足，然后让你自己选择。以赢利为目的的商家犹能如此，我们作为毫无私利可言的执政党在向人民推荐领导干部时，有必要回避和遮掩这些干部的不足、失误和错误吗？我们常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办事员，可是要让人民和行使人民权利的代议机构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来选择干部时，却不能提供干部的真实全貌，这在理论上和制度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失败是成功之母，而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挫折，不是凝固不变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是会转化的。跨国公司的CEO们很懂得这一点，他们在中国招聘职业经理人才时，



许世友将军

对应聘者曾经有过的失误和挫折的人生经历往往格外看重，觉得有这种曲折经历的人才更加可珍可贵，对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发展更有用处。我们推荐介绍领导干部人选只讲好的一面而回避不足的那面，这种认知岂不已经落伍，这种思想方法岂不是形而上学！

把官员的缺点、弱点和失误同他们的成功业绩、优点特长一起“曝光”在人民面前，这样的官员反而觉得有血有肉、鲜活可信。其实老百姓并不一概排斥和拒绝有缺点、有失误的官员。人们对于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式的人物，对历史和现实中的许世友式的人物，不仅都能接纳他们某些“负面”的性格和某些行为，而且还感到他们特别的可爱、可亲和可敬！还得看到，有些特有才华的人物往往在性格上、人格上有与常人不同的奇异之处。清末民初的章太炎乃辛亥革命元勋之一，他不仅国学深厚，脾气也异常古怪，时人称他为“章疯子”，而章太炎不仅不以为忤，反而觉得格外高兴。在一次演说中他还大谈“疯子”与“神经病”的妙处，说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是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他激励革命同志多少要带点“神经病”气质，认为这样才能干得起革命事业来。另有一位北大教授辜鸿铭，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



章太炎



辜鸿铭



孔子

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第一个将《论语》、《中庸》用英文、德文翻译到西方，而他也是狂狷之士，行为十分怪僻。清朝皇帝已被打倒了，独有他头上还拖着长长的辫子，他倒读英国报纸以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这话成为当时访华的作家、记者、政治家的口头禅。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然而，即使“大成至圣”的孔子难道就没有缺点，没有错话和错误了吗？并不见得。有瑕疵、有缺陷的人才，才是真实的、不用仰视的、生活在老百姓中间的人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21世纪了，我们不必再“为尊者讳”了，我们的选人用人理念与制度需要更新和改革，改得同实际、同老百姓、同现代化事业的需要更贴近一些。

2009.12.12《联谊报》